



# 老城南再聚焦

“老城南 向左走 向右走”后续报道

# 老城南原住民们的城南“旧”事



**上周末** 快报记者聚焦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专题《老城南向左走 向右走》见报后，老城南改造再度成为公众热议的话题，网上发帖跟帖，网下街谈巷议，老城南的命运再度牵动南京人的心。除了关心那些在此轮改造中的老街巷、老民居之外，人们也很自然地目光投到居住在那些老房子上的“老南京”身上。面临拆迁，那些原住民们心里是怎么想的？是举手赞成，还是踌躇犹豫？为了了解他们的真实想法，近日，快报记者走进他们中间，与他们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。

□快报记者 倪宁宁 孙兰兰

## 老城南改造，让她看到了希望

上世纪80年代初，竹竿里拆迁后，住在这里的撒世宁，告别几代人同挤一间平房的日子，随父母搬进了一处三室一厅的套房，这里有厕所、有厨房，她以为从此过上了“好日子”。但是想不到的是，没多久她又回到了“老地方”。她是嫁到走马巷16号来的，“我嫁过来的时候，就说这边要拆迁，竹竿里是一期，走马巷是二期。”但是，她搬过来后，“二期”就变成了遥遥无期。

走马巷16号，一共住了三户人家。撒世宁祖孙三代，一家四口，包括丈夫、老婆婆，以及女儿，挤在一间28平方米的平房里。因为人多房子小，他们家搭了一个小阁楼，阁楼女儿住，撒世宁夫妇和她患有脑溢血的婆婆住在“楼下”。“搭了阁楼后，本来就不亮堂的屋子更暗了，我们也不敢在屋顶开老虎窗。”

和大多数老城南一样，他们家原来也是没有厕所的，小便利痰盂，大便就跑到公共厕所。撒世宁介绍说，后来老婆婆得了脑溢血，不能动弹，他们就偷偷建了个抽水马桶。“没办法呀，总不能老是背着老婆婆到公共厕所。”撒世宁说，这都是逼出来的。

这次老城南改造，让撒世宁看到了希望，“虽然迟了20多年，但总算能搬迁了。”撒世宁说他们家正在和拆迁部门商谈，争取有个好去处。

## 下雨了，在单位担心房子塌了

像撒世宁一样，因为住房条件恶劣盼望搬迁的还有许多老南京。刘作人和王开智是一对邻居，他们和其余15户人家都住在教敷巷10号。今年63岁的刘作人，退休前在新百工作，“上班的时候，一遇到大雨天，我就提心吊胆，生怕自己的房子被大雨弄塌了。”刘作人介绍说，他家房子太老了，一下雨墙体就会进水，很容易倒塌。

刘作人的房子连公用的堂屋一共19个平方，实际居住只有15个平方。他和老伴，连同去年刚刚大学毕业的女儿，就挤在这间小平房里。刘作人对下雨感触最深，因为房子太老，屋顶的瓦已经不规则，一下雨就漏。“不下雨，家里全是灰；一下雨，家里全是水。”刘作人介绍说，屋子里非常潮湿，他买的海尔冰箱，用了不到一年就生锈了。

王开智住的房子面积更小，只有11.8个平方。“我这间屋子，四面没有窗户，只有一个门，夏天的时候，热得没有办法，开了电风扇也没用，热风还是在屋子里转。”没办法，王开智一连开了两个老虎窗透气。窗子开了，问题

也来了，和刘作人家一样，一到下雨天，雨水就顺着窗子和瓦片的缝隙滴落下来。“每次，我都要用四五个脸盆接水。”王开智说，住在10号的人家面积都很小，没办法建盥洗室，“要洗澡了，男同志就在门口的露天用水冲冲，女同志在家里将就清洗，在家里洗，肯定水溅得到处都是。”

王开智家比较特殊，有两个户口本，他和老伴一个，他儿子一家三口一个。儿子结婚后家里实在住不下，只好住到丈母娘家去了。

说到拆迁，刘作人和王开智都很赞成，认为这是改善自己居住条件的好机会。目前，他们两人都和拆迁部门签了搬迁协议。

## 早就想搬了，希望能安排合适的房子

“讲句真话，我希望早拆早走。”见到记者，孙成国很干脆，说只要拆迁部门的

下来了一个月拿380元的工资。他妻子没固定工作，目前在某单位食堂打工。他女儿在移动做业务员。

孙成国从小在大板巷长大，但是他对这个“家”并不很留恋。大板巷21号是个二层楼，孙成国住在面积20平方米的楼下。“没厕所，没独立的厨房，太不方便了。”孙成国也搭了个阁楼给女儿住，“我这个人实在，不讲虚的，只要政府安排给我合适的房子，我就搬，不给政府添麻烦。”

按孙成国的居住面积，他的拆迁补偿款刚刚超过了15万，而15万是条界限，按照政策，补偿款不足15万，并且符合其他条件，拆迁部门可以为住户提供40平方米左右的经济适用房，超过了就只能享受中低价商品房。“一处70平方的房子，至少要30万，我肯定拿不出来。”孙成国表示，中低价商品房都太远，女儿在龙江上班，即便真的买得起，按现在的房源，他也不可能搬过去。

“我希望他们能给我找一处不太远的二手房，小一点没关系，只要够住就行。”

49岁的孙成国对记者说，他在这已经住了快50年了，他不怕再等上几个月。

## 为了保护蒋百万故居也得搬

81岁的钟山老人，原先就住在大名鼎鼎的蒋百万故居。

这座晚清著名富商蒋寿山的宅子，不起眼的侧门挂着双塘园25号的门牌。古色古香的偌大宅院被一圈风火墙围住，墙基多为青石垒砌，高大气派。走进去，一片荒芜的空地还有古戏台留下的半圆形台基，这里原先是蒋家的花园。穿过空地走进内院，主体部分的七进建筑结构基本保存完好，门楣、屋檐、窗棂……精美细致的镂空浮雕随处可见。

这座老宅子，令钟山迷恋不已。作为民革南京市委文史资料委员、南京市文物局的业余文保员，他悉心整理挖掘蒋百万故居的历史，并四处奔走呼吁保护。但留恋古建筑的美丽，并不代表他可以忍受这里糟糕的居住条件。

“以前旁边还有六进，一共十三进。”钟山的父亲是蒋家的家庭教师，和蒋百万的儿子还是拜把子的兄弟，蒋家对他很尊敬，就把现在保留下来这七进中的一进，送给他作住所。“有100多平方米大，很宽敞。”从出生一直到1956年离开家去新疆，钟山一直住在这里。

那时候，其他房间也被蒋家出租给了别人。不过，整个院子只住了六户人家。然而，上世纪80年代，钟山回到南京老家一看，已经完全变了样。蒋百万故居里竟然住了近两百户人家，高大开阔的厅堂、精致的内室全被隔成了一小块一小块，自己

家住的那一进，也没能幸免，只剩下18个平方米的空间。其他都成了别人家。花园也没了，搭着乱七八糟的水泥房，住了六七十户。

“住了这么多人，对宅子破坏太严重了。”钟山说，住在里面的大多数人不会有文物保护意识，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才是第一位的。原来房子外面有层门板，全部被扒掉了；横七竖八的电线拉得到处都是……就连钟山老人空间里，又搭出个10平方米的阁楼，“不然没办法住啊。那时候还带着我的老母亲，几口人挤在里面怎么住？”

“听说要保护这个老宅子，大部分居民都在很短的时间内搬了出来。”去年年底起，蒋百万故居里的住户陆续搬迁。钟山老人也搬到了武定新村。让他最开心的是，终于有了独立的卫生间，上厕所不用跑到外面，“以前在家里用痰盂，我们这个年纪的人，坐下去就站不起来了。”钟老说，他完全赞成政府把这个故居修理保护好，而他这样对老宅子有感情的人，想的时候回去看看就行。

记者在调查中得知，秦淮区此次开展的老城南历史文化风貌街区保护工作，对历史风貌街区实施的不是拆迁而是搬迁。该区在实施项目的全过程中，通过专家座谈会、论证会及上门征求原住居民意见等多种形式，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，结合秦淮区老城南的实际，研究出了通过“传统城市肌理再造”，完整再现老城南整个历史街区传统风貌的改造思路。这一思路得到了南京知名专家的认可。

## “搬家那天，我会先让老伴接到新居”

老城南改造南捕厅地块，并不像有些人理解的那样，所有的老民居一拆了之。除了甘熙故居外，还有24座建筑将得以保存，泰仓巷26号是其中之一。

这是一座建于清末的老宅子，被称为吴公馆。整个老宅有四进，保存下来的有两进。邵炎椿和邵廷锦兄弟两家目前住在第三进。

说起邵家和这座房子的渊源，要追溯到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。日本人打进南京后，邵家在泰仓巷的房子被日本人烧了，就到吴公馆避难暂住，也帮着吴家看房子。抗战胜利后，最后一个吴家人去东北某大学做教授，临走前，他把老宅子的三进典给了邵家。

“拆迁前，二进和三进一共住了12户人家。”在二进和三进之间的天井里，邵家兄弟向记者介绍了老宅子的前世今生。“虽然这地方比不上高楼大厦，但是我从从小就生活在这里，我在这里已经住惯了。”邵炎椿热心

地为记者介绍老宅子的特点，它的式样，它的材料。

虽然老宅子不拆，但是居住在这里的居民属于动迁对象。记者问，如果老宅子修缮后，还请他们回来住，他们是否愿意。邵炎椿笑笑表示不信，邵炎椿说，那当然好，可是可能吗？

邵炎椿20岁的时候，去新疆支边，到上个世纪80年代才回来，“我回南京可以说是叶落归根，我已经一把年纪了，不想再挪地方了。”

家住评事街13号-1的钟北斗，对老宅子也有感情，但是他看得比较开，表示愿意配合政府做好拆迁工作。“我已经和拆迁部门谈得差不多了，他们根据政策对我们能照顾就照顾。”钟北斗今年66岁，他4岁的时候自干章巷搬来这里，可以说一天都没离开过。

“我倒是没什么，住新房子总是好事，但是我老伴恋旧，一想起要走，就抹眼泪。”钟北斗说，到了搬家那天，他会先把老伴接到新居，“如果在搬家现场，她会受不了的。”

## 老房子虽然破，但这是自己的根

65岁的杨国盛住在千章巷29号。这是一座门朝北、使用面积18.9平方米的平房。和妻子离婚前，他们夫妻俩带着两个女儿，一家四口住在这里。离婚后，因为不方便，妻子带了一个女儿出去住，杨国盛和小女儿留了下来。

和大多数老城南一样，杨国盛的老房子面积狭小，没有厕所，也没有单独的厨房，生活不太方便。但是杨国盛一句“心比天高，命如纸薄”，就把自己安慰好了。

按拆迁政策，像杨国盛这样，拆迁补贴款不足15万的，可以拿到经济适用房，但是他表示自己不愿意去。“经济适用房据说都在很远的地方，南湾营、西善桥、尧化门，离这边太远了，我不想离家太远。”在杨国盛看来，这座他生活了65年的老房子是他的家，如果有一天他真搬家了，新地方不过是他住的地方。

“我在这里住惯了，条件是差点，但是我喜欢这里的一块砖一片瓦，喜欢和老街坊喝茶、聊天。”记者走进杨国盛家没几分钟，就有好几个老街坊跟着走进来，一边听记者和老杨聊天，偶尔插上几句话。

杨国盛说他确实喜欢这个地方，喜欢老南京的味道。他说，如果改造后，这里还能保持原来的街巷格局，他一定会常回来看看，从大的来说，这里是南京的根，从小的来说，这里也是他的根。

调查中，对老城南留恋的人不少，而像杨国盛这样对老城南怀着一种“固执”的情感的人不多。但是他们都热爱老城南，他们希望老城南改造后也能把南京的根留住。



老城南的墙上刷写过很多字，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内容；这个“拆”字，可能是我们能看到的最后一个字了。快报记者 顾炜

安排合理，他立马走人。家住大板巷21号的孙成国，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些，很难想象他有一个22岁的女儿。孙成国无业，下岗前父亲的职在南京锅炉厂工作，因为单位效益不好，就

责任编辑：倪宁宁 美编：时芸 组版：陈恩武

24小时读者热线：96060 都市圈网 www.dsqb.com

现代快报